

桐华

◎著

《云中歌I》

YUN ZHONG GE

不为这一世的相守，只为来世的相逢……

云中歌

无垠的金色沙海，雪白的天山骆驼，我穿着绿罗裙，明眸浅笑，千山万水的祈祷，

作家出版社



【第一部】 YUN ZHONG GE 桐华◎著

云中歌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中歌. 1/ 桐华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9
ISBN 978 - 7 - 5063 - 4111 - 0

I. 云… II. 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1983 号

云中歌 1

作者: 桐 华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苏静

特约编辑: 杨 柳

装帧设计: 小 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66 × 235

字数: 350 千

印张: 18.5

版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: 978 - 7 - 5063 - 4111 - 0

定价: 24.8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YUN ZHONG G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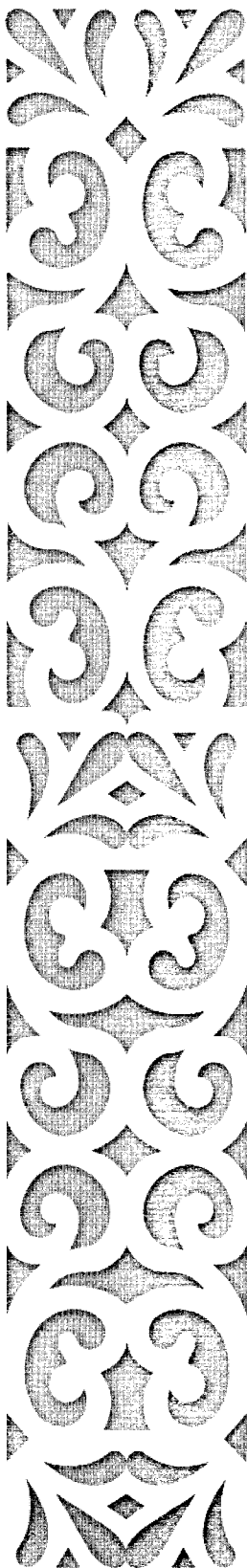


云中歌



门前若无东南西北路，此生可免悲欢离合情





CONTENTS

序言 · 001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· 绿罗裙 · | 003 | 第十一章 · 往昔梦 · | 169 |
| 第二章 · 怜芳草 · | 026 | 第十二章 · 情思乱 · | 185 |
| 第三章 · 计中计 · | 045 | 第十三章 · 月虹歌 · | 200 |
| 第四章 · 戏外戏 · | 062 | 第十四章 · 歌者去 · | 214 |
| 第五章 · 地上星 · | 081 | 第十五章 · 堪怜惜 · | 229 |
| 第六章 · 掌中雪 · | 096 | 第十六章 · 结同心 · | 244 |
| 第七章 · 心波皱 · | 110 | 第十七章 · 花事了 · | 263 |
| 第八章 · 一双人 · | 123 | 第十八章 · 火焚天 · | 282 |
| 第九章 · 两生花 · | 139 | | |
| 第十章 · 水中影 · | 156 | | |

西汉自高祖刘邦立国，经惠、文、景帝，到汉武帝即位之初，“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艾安，府库充实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卜式兒宽传》）。

汉武帝在位期间，虽雄才伟略，却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起居奢侈。由于“外事四夷之功，内盛耳目之好，征发烦数，百姓贫耗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，到汉武帝晚年，汉朝已是“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”（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）。

汉武帝的连年征战、穷奢极欲，导致国库空虚，为了弥补用度，汉武帝允许买官和犯法者以钱赎罪。“用度不足，乃行一切之变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谷者补吏，是以天下奢侈，宦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”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
吏治混乱，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，各地纷纷起义。“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。

“盗贼滋起。南阳有梅免、百政，楚有段中、杜少，齐有徐勃，燕、赵之间有坚卢、范主之属。大群至数千人，擅自号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释死罪，缚辱郡守、都尉，杀二千石，为檄告县趋具食；小群以百数，掠掳乡里者不可称数。”（《汉书·酷吏传》）

汉武帝采用的政策则是任用张汤、赵禹、王温舒、咸宣、尹齐、杨仆等酷吏，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。汉武帝之前，从高祖到景帝，历经四代皇帝，《汉书·酷吏传》不过收录了两个酷吏，而汉武一朝，就有酷吏十一人。

刑罚一再加重。律令从汉初刘邦在位时的九章，增至三百五十九章，只大辟一项就有四百零九条，一千八百八十二事。以死刑为例比的刑法多至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“文书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。



即使如此严苛的刑罚，依然不能阻止走投无路的百姓起义。

汉武帝一直希望臣服四夷。但直到他死，四夷问题也并没真正解决。因为内乱，匈奴、西羌、西南夷、乌桓等外族的外乱也起。

汉武帝晚年，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汉天下，想到秦朝亡于穷民起义的前车之鉴，才意识到自己一生之过，向天下颁布《罪己诏》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”

只是汉武帝虽有心改过，却年事已高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将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汉社稷传给了年仅八岁的汉昭帝。



万里荒漠，如火骄阳。

金子般灿烂的黄色，充盈在天地间。

人世间最受尊宠的颜色，在这里却是死亡的欢笑声。

刺眼阳光下点点反射的白光，那是动物的残骸，或者人的尸骨。

楼兰城外的白龙堆沙漠以龙卷风和变幻莫测的地形闻名。

没有熟悉的楼兰向导引路，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能活着走出这片大漠。

连绵起伏的沙丘上，一行数十人正在死亡边缘挣扎。

七天前，这帮汉人的楼兰向导背叛了他们，利用一场突来的沙暴，趁乱扔下了他们。

一行人，武功体力都不弱，但在残酷的自然面前，却如蝼蚁一般渺小。

如果再寻不到水源，他们就会永久地留在这里，变成那森白骨架中的一个。

赵破奴摇了摇水囊，这是最后的几口水了。

他将水囊捧给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。

少年的视线从他已经爆裂的唇上一扫而过，淡淡地说：“你喝了这几口水。”

赵破奴刚要说话，少年又低低补了句：“这是我的命令。”

众人都只当少年是赵破奴的亲戚，赵破奴借勘察西域的机会带出来历练一番，只有赵破奴知道少年的命令意味着什么。

赵破奴拿回了水囊，却没有喝，把水囊别回腰间。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他一定要把少年活着带出沙漠，即使用他们所有人的鲜血为水。

“你出入沙漠多次，这么多人中只有你最熟悉沙漠，我们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就是你，把水喝下去，维持住你的清醒头脑，想法子带我们走出沙漠。即使我们都要死，你也应该是最后一个。”少年虽然说着事关生死的话语，语气却好像事不关己。

在沙漠中徒步七日，在饥饿、干渴、死亡的煎熬下，不少人的意志早已垮掉，面上满是晦败的绝望，可这个不过十二三岁的少年，虽然也是嘴唇干裂，面容憔悴，神色却是清冷淡然。

太阳毫不留情地蒸烤着大地，蒸烤着他们的身体。

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地蒸发。

每一粒金黄的沙子都跳着死神的舞蹈，欢迎着他们的到来。

走在最前面的赵破奴忽地做了个停下的手势，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。

少年看到赵破奴侧耳倾听的样子，也凝神去听。

“叮咚、叮咚……”

若有若无的铃铛声。

几个人惊喜地大叫起来：“驼铃声！是驼铃声！”

从死亡的阴影中看到一线生的希望，这个好像还远在天际的铃铛声不啻是天籁之音。

少年却依旧面色清冷，面临死亡时，他没有黯然绝望，有生的希望时，他也没有喜悦兴奋，透着一切都事不关己的淡漠。

赵破奴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安静：“铃声有些古怪，如果是商旅的骆驼队，声音不应该这么单薄。听着好像只有一匹骆驼，可有几个人敢孤身穿行大漠？地处西域，来人是友是敌还不一定，提高警惕。”

“叮咚、叮咚……”

伴着驼铃声，大漠的尽头，在火一般燃烧的金黄色中，冉冉飘起一团绿影。

七天未见绿色的人，顿生亲切感，少年也不禁觉得干渴淡了几分。

待近了时，众人才看清一匹小小的雪白骆驼上侧坐着一个小小的人，不过七八岁年纪，一身绿衫，笑靥如花。

众人撑着脖子往后看，却再见到任何人。

一匹神俊异常的骆驼，一个精灵可爱的女孩，众人只觉诡异，刹那间想起

许多荒诞的西域传说：雪山神女、荒漠妖女……

小女孩笑着向他们招了招手：“我娘让我来带你们走出沙漠。”

赵破奴问：“你娘是谁？就你一个人吗？”

小女孩诧异地说：“我娘就是我娘呀！怎么就我一个呢？”拍了拍骆驼，“我有铃铛，这是二哥送我的朋友。”指了指自己身后，“还有雪狼，娘吩咐她保护我。”

众人这才发现小骆驼身后还跟随着一头浑身银白的狼。

一只狼却让众人想到了矜持高贵的字眼。不怕狼的骆驼？不吃骆驼的狼？众人惊诧未完。

“还有……”小女孩又从衣领内掏出一个小竹哨呜呜吹了两声，仰头望着天上两只随哨声落下的雕说，“还有小谦和小淘，这是爹爹给我找的朋友。”

两只白雕还不大，但展翅间已显天空霸主的威严。

一只落在了骆驼背上，一只却想落到狼头上，狼警告地鸣叫了一声，伸爪欲扑，雕儿悻悻地飞起，却还不甘心地伺机盘旋着。

小女孩笑说：“小淘，不要逗雪姐姐了，就在铃铛背上休息一下吧！”

众人看得又是惊奇，又是好玩，也明白过来为何小女孩能找到他们。

赵破奴身子一震，心内骤然间翻江倒海，他一面细细打量着女孩，一面问：“你娘姓什么？你爹爹姓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娘为何命你带我们走出沙漠？”

“哎呀！大叔叔，娘亲就是娘亲呀！我叫云歌，我娘说有位赵叔叔对她有恩，就让我来领路了。你们走不走呢？还要两天才能出沙漠呢！”

云歌侧坐在骆驼上，说话时，两只脚一荡一荡。

一双葱绿的鞋子，鞋面上各缀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。一只鞋她倒是规规矩矩地穿着，一只鞋却是半趿着，露着一截雪白的纤足，随着她一荡一荡，在绿罗裙间若隐若现。

云歌看到少年望着她的脚看，因为还是天真烂漫的年龄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，反倒朝少年甜甜一笑。

少年却是年少早慧，已懂人事，本只是因为美丽而欣赏的无意之举，被云歌一笑，脸却不禁红起来，匆匆移开了视线，身上不合年龄的清冷漠然淡了几分。



赵破奴看不出来这个小姑娘是天真未解事，还是故意相瞒，知道再问也问不出名堂来，只能作罢。一对雕儿的名字触动了往事，心中伤痛难说，虽知道万分不可能，可还是隐隐盼着自己的胡思乱想是真：“我姓赵，云歌儿，那就烦劳你领路了。”

云歌跳下骆驼，笑向赵破奴恭敬地行了一礼：“赵叔叔，云歌代娘亲给您问安。”又指着骆驼背上挂着的一排水囊，“这是给赵叔叔的。”

众人未等她语落，已经齐声欢呼，一扫先前的沉郁，笑闹道：“赵爷，就知道您是我们的救星！”

赵破奴解下一个水囊正要给少年送去，却发现云歌已经拿了自己的水囊给少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年仿佛没有听到云歌的问题，沉默地接过水囊，沉默地喝着水。

其他人都一连声地对云歌道谢，少年却没有一声谢谢，甚至一个表示谢意的眼神都没有，神情清淡到近乎冷漠。

云歌倒是一点不见怪，背着双手，仰着脑袋，笑咪咪地看着少年。

少年将水囊递回给云歌时，望见她弯弯如月牙的眼睛，终于淡淡说：“赵陵。”

云歌立即清脆地叫了一声“陵哥哥”，配着一个明媚如人间四月天的笑颜，从未被人如此唤过的赵陵只觉惯常黑漆漆的心中投入了一线阳光。



富丽堂皇的屋宇，青铜熏炉中的袅袅青烟让高坐在上端的人面目模糊。

一个四岁的小儿正立在宴席中央，背着双手诵书。

“……众圣辅德，贤能佐职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万民皆安仁乐谊，各得其宜，动作应礼，从容中道。故孔子曰：‘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’此之谓也。尧在位七十载，乃逊于位以禅虞舜。尧崩，天下不归尧子丹硃而归舜。舜知不可辟，乃即天子之位，以禹为相，因尧之辅佐，继其统业，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。孔子曰：‘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矣’，此之谓也。至于殷纣，逆天暴物，杀戮贤知，残贼百姓……”

两侧旁听的人都面露惊叹，神童之名果非虚传。

高坐在上方的老者也难得地笑着点点头。

小儿背完书，刚想如往常一般扑进母亲怀中，又立即记起母亲事先一再叮嘱的话，于是一副大人模样地作揖行礼，然后挺直腰板，板着面孔，一步一顿地踱着小方步退回到自己的位置。

他看没有人注意，立即冲母亲做了个邀功的鬼脸。

侧坐在老者一旁的女子含着笑轻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坐好。



风和日丽的夏日，蝉声阵阵。

五岁的小儿藏在书房的帘幕背后，一双乌黑灵动的大眼睛盯着外面。

外面脚步匆匆，一个女子温柔的声音：“陵儿。”

小儿惊慌下，立即想出声阻止，可是已晚了一步。

只听见齐齐的尖叫声，放置在门上面的水桶已经随着女子推门的动作翻倒。

一桶混了墨汁的黑水全部倒在女子身上。

女子从头到脚变成了落水的黑乌鸦。一旁的侍女吓得立即黑压压跪了一地。

小儿的贴身侍从于安早已吓得瘫软在地，心里万分悔恨。他才刚做贴身奴才，才刚学会谄媚，才刚贪污了一点钱，才刚摸了一把侍女姐姐的手，难道天妒英才，不给他机会做天下第一奸诈奴才，就要要了他的命？

小儿紧张地拽着帘子，母亲最爱美丽，这次肯定完了！

女子在屋子门口静默着站了一会儿，刚开始的不能置信和惊怒，都慢慢化成了一脸无奈：“陵儿，出来！”

小儿从帘子后探了个脑袋出来，快速晃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：“阿姐把我画的画给剪了，我是想捉弄阿姐的。我会背书，会写字，会听先生的话，会不欺负阿姐，会……”

女子走到小儿身前，揪着小儿的衣服领子把他拽出了帘子，用力给了小



儿一个拥抱，又在小儿脸上揉了几把。

小儿越来越害怕，终于停下了嘴里的唠叨，低下了头：“我错了。”

女子看到他的样子，蓦然大笑起来，对身后的侍女吩咐：“你们还跪着做什么？还不去准备沐浴用具？要最大的浴桶。”

小小的人儿本来衣饰精致，此时却也是满身墨水。他瘪着嘴，看着母亲，一脸的敢怒不敢言，母亲肯定是故意的。

自从三岁时失足落过一次水，他最讨厌的就是在浴桶里洗澡。

女子看到他的样子，笑着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下：“是洗澡，还是领罚，自己选。”

小儿刚想说“领罚”，看到女子眼睛瞟着于安，立即耷拉下了脑袋。

果然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人家一个就很凄惨了，他却是两个都有，认命吧！



重重叠叠的帘幕。

他曾经躲在这里让母亲找不到，在帘子内偷看母亲的焦急；

也曾经躲在这里，突然跳出来吓唬过母亲和阿姐；

也在不愿意听先生授课时躲到过这里……

可是今天，他一点都听不懂帘子外面的人的对话。

他只觉得害怕，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。母亲正在跪地哀求，她的额头都已经磕出了血，可为什么父亲仍然只是视线冰冷地看着母亲？不是所有人都说他最宠爱母亲吗？

“为了陵儿，你必须死！”

父亲只是说着一个最简单的句子，他却怎么都不能明白。

为什么为了他，母亲要死？他才不要母亲死！

他正要从帘里钻出，身后的于安死死扣住了他的手和嘴。

于安满头冷汗，眼睛中全是哀求。他在于安的按压下，一动不能动。

两个宫人拖了母亲出去，母亲原本的呜咽哀求声，变成了凄厉的叫声：“让我再见的陵儿一面……陵儿，陵儿，陵儿……”

母亲额头的鲜血落在地面上。

一滴，一滴，一滴……

渗透进地板里，成为他心上一生都抹不去的痕迹。

那血腥气永远都飘浮在大殿内，也永远飘浮在他的鼻端。

母亲时而哀求悲痛，时而绝望凄厉的声音，在黑暗的大殿内，和着血腥味，徘徊不止。

夜夜，日日，月月，年年；

年年，月月，日日，夜夜。

从没有停止过……

陵儿，陵儿，陵儿……

母亲额头的血越落越急，越落越多，已经淹没到他的胸口。

“母亲，不是我的错！不是我的错……”

是你的错，是你害死了你的母亲，是你的错……



赵陵整个人在毯子里缩成一团，一头冷汗，却紧咬着嘴唇，一声都不肯发出。

“陵哥哥，陵哥哥……”云歌轻摇着赵陵。

赵陵从噩梦中醒来的一瞬，一把推开了云歌：“大胆奴才，谁准你……”

等看清是云歌，看清楚自己是睡在苍茫广阔自由的天地间，而非暗影重重的殿堂内，他立即收了声音，眼神渐渐从冷厉变成了迷茫。

云歌被赵陵推得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却只是揉着屁股，小声地问：“你做噩梦了吗？”

赵陵定定地看着夜色深处，似乎没有听见云歌的话。

云歌坐到篝火旁，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荷包里，翻了一会儿，找出几枚酸枣丢进水中，待水煮开后，端给赵陵。

赵陵盯着云歌手中的杯子，没有接的意思。

云歌轻声说：“颜色虽然难看，可效果很好，酸枣有安定心神的作用。”

赵陵依然没有动。云歌的眼睛骨碌碌转了一圈：“我不肯喝药时，我娘都



给我唱歌哄我喝药，我也唱歌给你听好不好？”

云歌张口就要唱起来，赵陵看了一眼沉睡的众人，端过了碗。

云歌笑眯眯地望着他，赵陵喝完水，一声不吭地躺下睡觉。

云歌拥着毯子看了他一会儿后，往他身边凑了凑。

她凑一寸，赵陵沉默地后退一寸，云歌再凑一寸，赵陵又后退一寸，云歌再凑一寸，赵陵又后退一寸……

赵陵终于忍无可忍，压着声音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睡不着，你正好也睡不着，那我们说会儿话，好不好？你给我讲个故事好不好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我给你讲故事。”云歌未等他同意，已经开始自说自话，“有一年，我爹爹带我去爬雪山……”

赵陵本想装睡，让云歌停止唠叨，可云歌却自己一人讲得很是开心，讲完了她的雪山经历，又开始讲她的二哥、三哥，赵陵冷着声音说：“我要睡觉了。”

“那你睡吧！我娘给我讲故事时，我也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……我三哥和我去大秦时，我五岁。大秦有很多人是金黄色的头发，碧蓝色的眼睛，很漂亮。不过我不喜欢他们，他们把狮子饿很多天，然后放了狮子出来和人斗，很多人坐在那里看，我讨厌看这个，三哥却顶喜欢看。他们送给爹爹两头小狮子，被三哥拿了去养……你肯定不相信，但我发誓真有这样一个国家……”

云歌还想啰唆，赵陵截断道：“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为什么不相信？先帝在位时，安息和条枝已有使者来拜见过，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都有记述。既然西域再向西能有繁华可比汉朝的安息帝国，那安息的西边也很有可能有的国家。听闻安息商人为了独霸我朝的丝绸，从中间获利，才不肯将更西之地的地形告诉西域胡商和汉朝商人。”

云歌和别人讲述她的故事时，很多人都嘲笑她胡说八道，第一次碰到有人相信，一下兴奋起来：“你相信我的故事？确如你所料，大秦就在安息之西，你去过安息吗？安息也很好玩。”

赵陵没有理会云歌的问题，云歌等了一瞬，见他不回答，笑了笑，又自顾自地开始讲自己的故事。

赵陵这次却没有再出声阻止，只是闭着眼睛，不知道是睡是醒。

赵陵从小到大，碍于他的身份地位，从没有人敢当面违逆他，和他说话时



都是或谨小慎微，或恭敬惧怕，或谄媚顺从。

他第一次碰到云歌脸皮这么厚的人，偏偏还厚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一点眼色都看不懂。

本来只是无奈地忍受云歌的噪声，可渐渐地，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真正听云歌的故事。

从塞北草原到大漠戈壁，从珠穆朗玛峰到帕米尔高原，从惊涛骇浪的大海到安静宁和的雪窟，从西域匈奴的高超马技到大秦、安息奇巧的工艺……

云歌的故事中有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世界，是他在书册中读到过，却绝不可能看到和摸到的世界。

对他而言，那是一个近乎传说的世界。

最后是他仍然在等着她的下一个故事，云歌却在“……那只小狼竟然会偷东西，还是贪财的小偷，专偷那些晶晶亮的宝石……我快被它气死了……我就打它屁股……打它屁股……”的断续声中睡去。

赵陵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翻了个身子，凝视着云歌。

即使在睡觉，云歌的眉眼间也充满了笑意，如她的名字一般自在写意。细密且长的睫毛，在星光下，如两只小蝴蝶正在休憩。

云歌睡觉很不老实，裹着毯子翻来翻去。

眼看着越翻离篝火越近，云歌的头发已经要闻到焦味，她却依旧睡得人事不知，赵陵只能万般无奈地起身把她拽回来。

她又朝着赵陵翻过来，越翻越近，赵陵轻轻把她推开，她又翻出去，翻向篝火……

拽回来，推出去，拽回来，推出去……

赵破奴第二日醒来时，看到的一幕就是：云歌抱着赵陵的胳膊，正睡得香甜，嘴边犹带着笑意，不知道做了什么好梦。而赵陵却是一个古怪至极的姿势，拽着云歌衣袖一小角，似怕她跑掉，又似怕她接近。明明睡得很沉，偏偏脸上全是疲惫无奈。

其他人都笑起来，赵破奴却是吃惊地瞪了云歌和赵陵半晌。早就听闻赵陵睡觉时，不许任何人接近，甚至守在屋子里都不行，只有于安可以守在门口。一路同行，也的确如传闻，云歌怎么让赵陵屈服的？